

中国乡村发现

总第1辑（2006.10）主编 / 朱有志 胡正扬 郑昌华 执行主编 / 陈文胜



- 新农村建设需慎对七大问题
- “村改居”后的五大怪象
- 大寨红旗能否盖棺论定
- 农村税费尾欠何去何从
- 乡镇改革不宜推行“党政合一”
- 从后税费时代看村民委员会的走向
- 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与重建
- 一个普通乡镇干部看乡镇改革



ZHONGGUOXIANGCUNFAXIAN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中国乡村发现 . 第 1 辑

朱有志 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10

ISBN 7 - 5438 - 4563 - 6

I . 中… II . 朱…

III . 农村 - 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5479 号

责任编辑 / 陈 敬

装帧设计 / 远山文化 书刊装帧部

中国乡村发现(第 1 辑)

主编 / 朱有志 胡正扬 郑昌华

执行主编 / 陈文胜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教育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30 × 960 1/16 印张 / 10

字数 / 160,000

ISBN7 - 5438 - 4563 - 6

S.12 定价 / 15.00 元



虎门镇：服装之都

2006年10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届全国小城镇综合发展水平1000强前20位名单。他们依次是：江苏昆山市玉山镇、广东东莞市虎门镇、江苏常熟市虞山镇、上海闵行区莘庄镇、江苏苏州园区娄葑镇、浙江萧山区宁围镇、江苏张家港市杨舍镇、浙江绍兴县杨汛桥镇、广东东莞市长安镇、河北丰南区丰南镇、广东番禺区新造镇、浙江诸暨市大唐镇、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浙江乐清市柳市镇、广东南海区大沥镇、上海宝山区高境镇、上海闵行区七宝镇、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广东东莞市石龙镇、广东中山市火炬区。

在此次评出的“千强镇”中，江苏省入围275个镇，浙江省入围266个镇；而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这四个省(市)的入围镇数占全国的比重达74.6%。

虎门镇面积170平方公里，有20多万人从事与服装相关的工作，服装年销售额达120亿元。2005年，虎门的综合指标名列中国综合实力千强镇之首。镇委书记钟淦泉说：“虎门现在的规划必须按照城市的要求来进行”。(图片说明：虎门富民布料批发市场。)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胡彪（湖南省政协主席）

主任：谢康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

首席顾问：庞道沐（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泰波（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李贻衡（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孝忠 刘湘溶 刘国湘 陈润儿

李友志 李利拉 张文雄 陈君文 张辉学 陈吉芳 欧阳斌 武吉海

周明清 易炼红 郑昌华 罗碧升 胡正扬 胡伯俊 黄伯云 程海波

蒋作斌 葛汉栋 彭宪法 曾庆炎 童名谦

秘书长：陈敬

专家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建嵘 王晓毅 孙立平 刘德喜 吴毅 张鸣 李昌平 李建华 张玉林

陈潭 张德元 罗小凡 房宁 周臻 贺雪峰 姚先国 赵树凯 徐勇

郭玮 康小光 龚永爱 覃正爱 潘维

特约研究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文翊 王春林 孙佑民 刘放生 刘祖华 杨中万 陈佳新 陈锡民 余习琼

邵国树 李兴武 邹文辉 罗贞礼 罗敏 欧阳中球 周湘智 高定一 唐益发

谢合光 傅仁锋 彭佳果 蒋耀华 雷华 雷高飞 谭学亮 藤永忠 熊平富

中心负责人

主任：朱有志

副主任：王晓天、方向新（常务）贺培育 肖毅敏 乌东峰 汪金敖 陈文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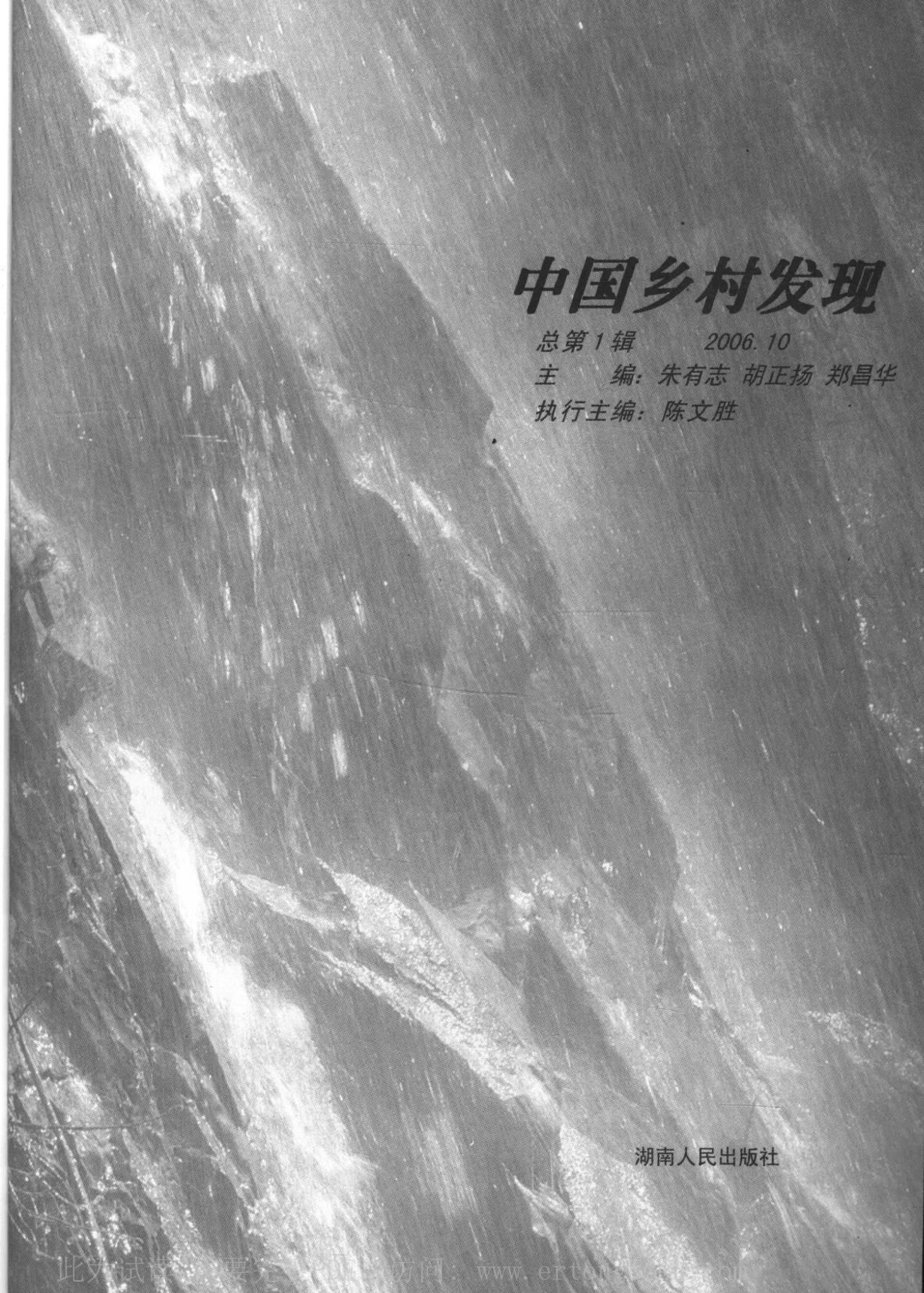
秘书长：陈文胜（兼）

秘书处：谢瑾岚 杨天兵 刘险峰 陆福兴 王文强 张超美

研究基地

宁乡县大屯营乡 衡东县大浦镇 耒阳市哲桥镇 耒阳市新市镇

衡阳县三湖镇 澄县宜万乡 凤凰县吉信镇



中国乡村发现

总第1辑 2006.10

主 编：朱有志 胡正扬 郑昌华

执行主编：陈文胜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朱有志

胡正扬

郑昌华

编委会成员

沈国凡 王晓天

方向新 贺雪峰

李昌平 吴理财

贺培育 刘云波

向志良 肖毅敏

乌东峰 汪金敖

杨天兵 欧阳中球

李昌金 胡晓芹

执行主编

陈文胜

编辑部成员：

储君(常务) 谢瑾岚

刘险峰 陆福兴

王文强 张 韵

周湘智 刘祖华

总策划

陈 敬

主办单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湖南省农业法制研究会

湖南省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研究会

编辑部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浏河村 7 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邮 编：410003 邮 箱：zhgxfcfx@163.com

电 话：0731-4211470

网 址：<http://www.zgxfcfx.com>

开 | 卷 | 语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朱有志

2006年，中国乡村的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开创新时代的年头！这一年，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终成历史；这一年，新农村建设在大江南北如火如荼展开。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乡村发现》应时而生，她将竭尽全力去描绘，去展示，去放歌。

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日益重视，连续三年以“中央一号文件”规划发展战略，媒介对三农问题关注的热度不断升高，三农研究成为时代的显学。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实践最需要的地方，也是理论发展最有前途的地方，也只有来自实践的理论才能是人类正确的认识。三农理论和政策的“鞋子”是给农民穿的，“鞋子”合不合脚只有农民自己最清楚，我们无疑要更多地倾听农民的意见。基层干部是所有的三农理论和政策的具体实践者，也就是帮农民穿“鞋子”的人，“鞋子”合不合脚基层干部也同样最清楚。基于此，《中国乡村发现》带着泥土的芬芳，力争创办成为发现和讨论中国三农问题的通俗读物，凝聚中国三农研究和实践的乡土力量，发掘新农村建设的乡土资源。

《中国乡村发现》将立足于三农第一线，注重实证调查研究，展现乡村原生态，为三农理论与实践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她真实记录农村真人真事真情感，淋漓展现乡村新风新貌新气象；营造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构筑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她挖掘乡村问题背后的病根，为政府科学决策贡献智慧；珍惜每一个不同的声音，为基层民众提供尽情表达的讲台。政府官员孜孜不懈的执政实践，专家学者上下求索的理性追问，普通民众朴实无华的心声表白，将在这里相互传送、彼此呼应；政策的理性与光芒，思想的堂奥与启蒙，实践的快乐与困惑，将在这里碰撞火光、交相辉映！

说农民的话，为农民说话，是本丛书的特色，更是本丛书的追求。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的事业才是伟大的事业，只有为大多数人说话的理论才是伟大的理论。让我们携手来吧，共奔伟大的事业，共创伟大的理论！

目 录

■ 特稿

郭 瑋 新农村建设需慎对七大问题 / 6

■ 乡村故事

周绍宾 消逝了，我童年的村庄 / 9

杨 强 粮贩子的故事 / 14

■ 一线纪实

胡晓芹 农民为谁修路 / 18

王继远 乡村“买码”，谁的乐园谁的梦 / 25

陈华生 “村改居”后的五大怪象 / 30

文 翊 乡村社会的“三大能人” / 35

夏单坤 “四十亩抛荒地”话乡村治理 / 39

郭 亮 并非“草根组织”的新贺村老人协会 / 43

刘文旻 “三合一”模式：乡村治理的“一人独大” / 48

■ 星村纵览

程漱兰 大寨红旗能否盖棺论定 / 52

刘炜华 南街村的辩证法 / 57

楚子龙 仁山村的新农村实验 / 62

■ 县乡连线

欧阳中球 乡镇改革不宜推行“党政合一” / 66

张艾春 乡镇政权：是非功过谁评说 / 72

廖星成 土地纠纷：后农业税时代凸现出来的新问题 / 79

-
- 汪恭礼 一个村支书眼中的农民合作组织 / 85
侯求学 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矛盾与理性选择 / 89
罗春耕 新生代“超生游击队” / 93
孙佑民 黄淑军 三大危机直逼乡镇政权 / 96

■ 调查报告

- 方向新 刘艳文 陆福兴 农村外出“打工妹”遭遇侵害调查 / 99
谭学亮 湖南省东坪镇义务教育状况调查 / 104
李 靖 农村留守老人亟待关注 / 110

■ 深度观察

- 贺雪峰 新农村建设不能重个人轻集体 / 114
李昌平 从后税费时代看村民委员会的走向 / 118
吴理财 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与重建 / 123
陈文胜 农村税费尾欠何去何从 / 130

■ 海外窗口

- 马福云 德国的基层选举 / 139

■ 一家之言

- 李昌金 三农问题为何越研究越哑 / 145
申端锋 当前农村研究该研究什么 / 151

■ 想说就说

- 佚 名 一个普通乡镇干部看乡镇改革 / 156

编后记 / 159

新农村建设需慎对七大问题

■ 郭 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新农村建设如何起步，到底该抓什么、如何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当前情况看，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和具体做法上，还存在一些偏差，如果不正确把握和处理，势必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推进。

关于规划问题。有的省要求作出全省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一些地方的新农村规划，仅仅局限于村庄规划，对产业发展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建设缺乏应有的考虑。有的市县要求一年之内乡乡、甚至村村都要拿出新农村建设规划。有同志担心突击规划难以科学化，会流于形式。如何规划新农村，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不一致。大部分农村的规划是在现有村庄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国家有关部门的同志在媒体上讲，目前全国300万个村庄中至少有100多万个将要撤并。规划的制定必须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必须建立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要统筹城乡发展，与城镇规划综合考虑，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阵风。

关于试点问题。不少地方都提出“百乡千村”试点，“百村示范、千村推进”。一些地方为早出成效，把资金集中投入到试点上。大量资金在个别村庄堆砌，不仅造成农村新的分配不公，而且使试点失去了推广价值和示范作用。有的地方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的试点村、示范村，不但不能造福农民，反而使农民背上了债务，农民住着新房子，过着苦日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抓好试点、示范工作是必要的，但新农村试点要把重点放在探索新农村建设的机制上，切忌脱离实际

地高标准、高投入搞试点。

关于学习取经。一些地方领导对如何建设新农村感觉不好把握，纷纷到典型先进乡村学习取经。现在大量的取经者涌到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小岗村以及江西赣州等地。个别地方领导甚至打着新农村建设的旗号，以到外地“考察学习”、“参观取经”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抓好新农村建设，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照搬，要重视总结发展水平一般的地方（包括落后地方）脚踏实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做法。

关于干部培训。目前，各地、各部门新农村建设的各种培训班和论坛过多、过滥。一些参加培训授课的专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有关问题把握并不准确，认识也不尽一致。有的培训班上午专家所讲与下午专家的观点就不一样，培训难以达到统一思想、明确思路的目的。干部的培训一要把握正确的方向，二要坚持结合实际。

关于时间计划。近期，林毅夫教授在文章中和有关新农村建设论坛上，多次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完成时间应以 2020 年为宜。华生、茅于轼等专家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新农村建设大约需要 40~60 年时间。时间计划的争论看似一个学术讨论，但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制定和一系列工作部署。应当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展会有差异，但总体上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

关于指标体系。有同志提出，为更有的放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单要有一个时间计划，而且一开始就应研究制定一套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标和评价体系。以明确的指标和评价体系指导各地开展工作，对完成阶段性任务、达到最终目标、进行效果评价十分重要，有利于树立质量和效果意识。新农村建设的指标和评价体系一旦建立，就应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施政理念，并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依据。我国农村千差万别，制定统一的指标体系难度大，也容易引起达标升级。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硬化、绿化、亮化、净化”等指标，有的要求有灯光球场、农村公园等，脱离了农村实际。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搞全国统一标准和检查验收。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

什么标准的话，这个标准应当是农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这才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标准。只有尊重农民群众意愿，新农村建设才会健康发展，才会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成果。

关于建设主体。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很高，工作力度很大，但缺乏引导和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有效措施，政府包办代替，农民参与不进来。也有少数地方新农村建设冷冷清清，领导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无动于衷。有的等待观望，也有的畏难情绪严重，认为“我们这里条件差，新农村建设白费蜡”；还有的抱有严重依赖思想，“建设新农村我们都拥护，上边不支援我们没出路”，一味盼望城市来“反哺”；更有极个别的，只顾集中精力搞“硬化”，打个突击就完事。应当进一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不能“光喊口号不干活”，又不能盲目冒进搞突击，政府要积极引导，同时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扎实实地全面推进。

根据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感到，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个良好开局，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切实扎实推进。当前，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工作重点的把握上，应特别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抓好当前生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基本的内容，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二是抓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要从农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解决好农村道路、用水、用电、沼气以及环境问题；大幅度增加农村社会事业投入，解决好农村上学难、看病难问题，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三是抓好农村改革，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和机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机制，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机制，建立农村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机制。新农村建设的试点，要把重点放在机制的探索上，在如何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建设家园上下功夫，在如何吸引社会各方面力量增加农村投入上下功夫，在如何树立农村新的文明风尚上下功夫。

（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副司长）

消逝了，我童年的村庄

■ 周绍宾

几个儿时的伙伴，碰巧春节一同回到村里。二十多年了，还没有这样汇齐过，以前总是这个回来了那个没回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走了。今年真好，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年关，村里的农业税全免了，外出的人回来多了，老人们高兴，孩子们也高兴，大家都高兴。

保管室和大坝子

拜年酒后，我们在兴奋和几分醉意中到村里漫游，找寻以往的足迹和记忆，但大多变了。保管室和大坝子没有了，河堰淤塞了，那条引水渠被挖掉了，村头的大黄桷树被卖到城里去了，大家都觉得有些伤感和无奈。因为儿时的欢乐和记忆都是以它们为背景和道具的，背景变了，道具没了，记忆就只能是记忆，难以复原和再现了。要知道，现在许多在农村生活过的城里人都是借助于这些背景和道具来回忆那段难舍的生活情节的啊！不知道这些公共环境和集体道具的变迁和消解会不会伤害他们对农村的情感，削弱他们对农村的关怀？

保管室和大坝子是村里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个大队有大队部，有生产队，生产队有保管室，就是存放和保管集体财产的地方，粮食、种子、农具和抽水机等都归集体保管，有两名保管员值班。保管室外面是个大坝子，用于晒粮、分粮、开会、放露天电影等等。因

为宽敞、人多，自然也就成了儿童的游乐场所，小孩子多在那里游戏打闹，学习交往、竞争与合作，培养情感和磨练意志。后来，保管室的房子卖给了私人，大坝子也被划分了“势力范围”，购买保管室的房主分得一块，至今还保留着，作为他家的晒坝，但只有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平均分给了四个生产小组，或是复耕种了粮食，或是栽上了桑树、柑橘等经果林木。保管室和大坝子没有了，村民自然也不常在那儿聚集了，小孩子也不再往那里跑了。不管大人和小孩，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加上生产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彼此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联系也少了，关系也就疏远了许多。于是，在川南农村出现了学者称之为的“原子化村庄”。

“老班长”和“小马”

河堰是全村一千多亩水田旱地的主要灌溉源，也是儿时摸鱼抓虾、戏水游泳的好去处。夏天，那里就是我们的天堂，“猫子抓鱼”的游戏大家都记忆犹新。我们还常常在河里模仿电影演《渡江侦察记》，其中的“老班长”和“小马”这次也回来了。记得“老班长”当时的理想就是去当兵，做真正的“老班长”，后来他如愿参军去了云南，在老山蹲了两年“猫耳洞”，立了功，被送进了士官学校，后又到陆军学院深造，现在还在云南某部服役，不过已不是“老班长”而是上校军衔的团职干部了。“小马”初中毕业没两年就到深圳打工，几年后回来在市里开了家彩印制版公司，也兼做其他买卖，因为赚了钱，又为村里修了一条路，而且一直说想回来搞个项目，被村里人看作是很有出息的人，连镇政府的领导都很给面子，只要“小马”回村，镇上的领导一定会亲自出面“接驾”。“老班长”说要感谢大家当年一直选他演“老班长”，还要感谢那条河堰和引水渠的熏陶和锻炼。引水渠在平时都是闲置的，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天然战壕。“老班长”说如果没有在那条“战壕”演习《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的经验和感悟，他恐怕就牺牲在老山的“猫耳洞”了。村头的大黄桷树大家记忆最深。每次犯错父母要惩罚的时候，大家就爬到树上避难、耍赖，直到父母气消了才下来。每次在大树下演习《小兵张嘎》和《平原游击队》中“爷爷”“奶奶”被日本人烧死、打死的情景，都会让我们幼小



2006年5月，

温家宝总理到宁夏考察时，强调新农村建设不做表面文章。

的心灵获得一次爱憎的感悟与升华。常常演《小兵张嘎》中“胖翻译官”的儿时伙伴后来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历史，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如今在一所大学教书。他说，就是那棵大黄桷树下的故事一直在激励着他。

“386199”部队

如今都变了！变得有些破碎和零乱，变得有些让人伤感和心疼！保管室、大坝子没了，集体经济瓦解了，公共聚会的场所也没了，开个村民小组会都没有地方，实际上也好多年不开了，要是没有红白喜事，村里难得有一次正式的公共聚会，人心也越来越散了，这里的农民真的越来越“小农”了，寂寞的原子化村落中留守的是一支“386199”部队，显得十分没有战斗力，可他们仍然战斗着，并且正在打响新农村建设的新战斗。

河堰因为水土流失严重淤塞了，如今仅剩下一条宽不足两米、深不足一米的小水沟，一下大雨，两岸的田地就有不少被淹没或冲掉。年年都有损失，就是没有人出面组织疏浚治理，倒是一些出去打工的人回来提议过，但因为很快又出去了，就没人再提了。引水渠也废了，村里的田地就只能靠天。为此，这些年村里的粮食减产不少。在河堰没淤塞和引水渠流畅的那阵，由于水源好，灌溉力强，除

冬水田外，山坳上的许多田都是一年两熟或三熟的，冬春种麦和油菜，夏秋植稻，现在虽也是两熟，冬春种麦和油菜，夏秋栽红薯种玉米高粱，但产量比种稻低不说，价钱也更便宜，收益自然不比以前了，但村民们除了偶尔的埋怨，又有一些心安理得和无可奈何。他们认为前几年种粮食不划算，要攒钱最好还是出去打工。减免农税后，种田虽积极了些，但他们更多的认为只要自己够吃就行了，人均不到两亩的田地，种子、农药、化肥和地膜等又年年涨价，种田是出不了几个钱的，因此撂荒也很严重。

卖到了城里的大黄桷树

村里人最遗憾的还是村头那棵大黄桷树被卖到城里去了。因为村后两个山头上世纪50年代以前都是茂盛的林子，这里一直叫双林村，但在大炼钢铁那阵，林子被砍光了，后来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一直没有恢复，不仅粮食产量低，而且水土流失得厉害，双林村只剩下了村头那棵大黄桷树，被戏称为“单树村”，也有人称“老树村”。那棵树也不知有多大年龄了，总之它是很多代人的寄托和回忆。前两年，这棵大黄桷树以5万块钱卖给城里来的一个生意人，据说这位生意人把大黄桷树拉到城里卖了20几万，让村里那些主张卖树的人遗憾了好一阵子，但不是因为卖树，而是因为卖得太便宜了。卖树是村上决定的，虽然老人们都反对，但还是卖掉了，卖树的钱还了村里的一些债务。看到至今还没完全填平的树坑，留在村里的人和回到村里的人都觉得很失落。

“村连村”与“村村通”

好在这些年村里也盖了些新房，有的还是二层三层的，贴着花白瓷砖的小洋楼。这都是那些出去经商打工者回来修的，因为出去再久终归是要回来的，虽然许多人向往城市，想在城市扎根，成为城里人，但想起多年来城里人的吆喝和白眼，他们始终认为这里才是他们的窝和最后归宿。于是翻修房屋成了村里的一桩大事，年年都有翻修新房的。好在村后的两座山头常年保持着翠绿，半山腰以上



农村的很多
大树都进了城

栽种的柏树，都已经半人多高了，这是前几年实施退耕还林时种下的。老

人们都说：“这么多年了，终于又见青山了！终于有脸去见祖宗了！”半山腰以下栽的是食、用两用的大叶竹，竹笋、竹叶、竹竿都已能卖些钱了，这使村里的经济状况好了许多。村里又修了通往外边的路，成了全县“村村通工程”的先进村，交通条件比那些距镇街近的村都要好许多。原来连自行车都进不了的村子，现在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都有了好几辆，偶尔还能看见些小轿车进出，那是上边来检查工作的车，逢年过节那些外出打工的人有时也“打的”进村风光一回，“小马”他们几个经商赚了钱的人还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2000”回家兜风，让村人羡慕不已。整体说来，现在是方便多了。

村庄变了，连着村庄的历史和故事也都在变，虽然有的变得破碎和零乱，有的变得让人伤感和心疼，有的变得只剩下回忆，但有的又变得更有了生机和希望！大家都希望下次再回村子时，看到的是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村子，演绎的是一个又一个新故事。

（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